

全译插图本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SHIJI WENXUE MINGZHU DIJIAN CANG

QUANYI CHU BENS

海 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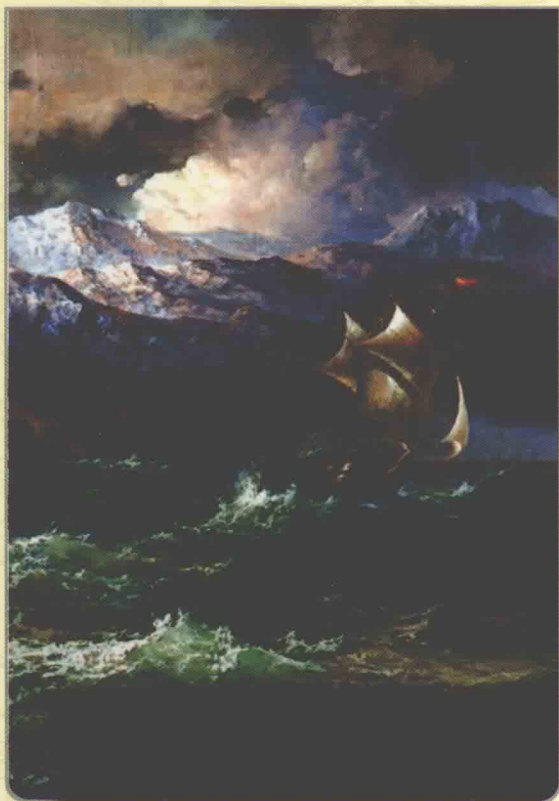
The Sea Wolf

从何说起呢？很可笑，有时我把这一切都算在福罗纱的头上。

他这人很怪，他有一座避暑小屋，建在弗勒山谷里，而这山谷总是隐藏在泰马贝斯峰的阴影中，深冬寒月之时，

他不是谈尼采，就是看叔本华，这两人的书使他的脑子发冷下来。

其它季节他从来不住在那里，酷暑来临，他反倒乐融融地在旧金山城中徜徉如雨，四处奔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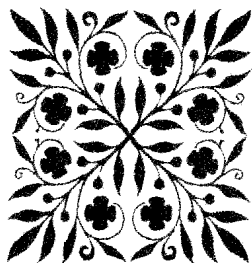
[美] 杰克·伦敦 著

戴 欢 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The Sea Wolf

海 狼

[美]杰克·伦敦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狼/(美)杰克·伦敦著,戴欢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354-4981-8

I. 海… II. ①杰…②戴…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8276 号

责任编辑:毛娟 刘方

责任校对:陈琪

美术编辑: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封面设计:异一设计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25 插页:4

版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91 千字

定价:1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导 读

杰克·伦敦（1875—1916）生于旧金山，是个私生子，生父为神汉，母为巫婆，养父是一个贫民。他的一生经历丰富，小学毕业后当起童工，15岁时驾小船在海中做起劫蚝贼，不久他又反过来充当巡警，与盗贼展开枪战。17岁时他上了一艘大船，远赴西伯利亚沿海捕海豹。19岁时他进中学学习，20岁入大学，一学期后，辍学而去。不久他卷入淘金热奔向极地，虽没淘到一粒金子，但却发掘到了文学创作的大量素材，从此他开始专职文学创作，经常一天工作19小时，一周工作7天，从24岁发表处女作到40岁自杀，他一共创作了19部长篇小说、197篇短篇小说，还有大量的特写、政论、随笔。

杰克·伦敦创作的题材异常广阔，主人公也有各式各样的类型，既有北方极地的人和狗（《荒野的呼唤》、《尖牙，亮闪闪》），又有动荡大海上的水手（《海狼》、《埃尔西诺号上的叛变》）；他的笔触既延伸到都市生活，写出了《毒日头》、《马丁·伊登》，又徜徉于宁静的乡村，写出了《月亮谷》、《豪宅幽情》；他的笔时而跃入远古，写出《亚当之首》，时而又推进到未来世界，写出了《铁蹄》、《红死病》；他还进入人的意识深处，写出了《约翰·巴雷肯》、《星游人》。

伦敦的作品充满剧烈冲突。评论者在予以称颂的同时，也对此进

行抨击。他同时信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尼采的超人哲学，虽然两者是势不两立的死敌。他一方面宣扬白人优越论，瞧不起印第安人，但在一些作品中却又热情赞扬这些“野蛮人”，对白人予以最猛烈的抨击。他写出了大量为贫民和工人而呼的杰作，投身社会主义运动，被称为美国无产阶级之父，是社会主义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奋斗者，一个富豪作家。他声称他这个社会主义者，要用资本家的方式，去战胜资本主义。

列宁对伦敦的看法可谓意味深长。列宁夫人回忆：“伊里奇逝世前两天，我在晚上给他读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那本书现在还放在他房里的桌子上。这是一篇非常有力的小说。一个饿得快要死的病人通过没有人迹的荒野的雪地到一条大河的码头去。他非常衰弱，他不是走，而是爬，旁边有一只也饿得快死的狼跟着他，他们之间进行了搏斗，结果人胜利了，他到了目的地，虽然近乎半死，知觉也失掉了。伊里奇很喜欢这篇小说。第二天他要我继续读伦敦的小说。但是杰克·伦敦的强有力的东西里却掺杂了一些非常软弱的东西。第二次读的那篇小说完全变了样——浸透着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一个船长答应老板把船上所装的粮食以最高的价格出售，他为了履行诺言，竟然把自己的生命都送掉了。伊里奇笑了笑，挥了挥手。”

在世界文坛上，作家的信仰、性格、作品充满矛盾的人并不少见，比如叔本华，在作品中大肆宣扬生命毫无价值，在生活中，却把自己的命看得很宝贵，随身携带皮制的杯子，生怕得传染病。这些作家的矛盾，不是削弱了其个人魅力，就是损害了作品的感染力。给读者一种缺陷感，甚至让人觉得虚伪、厌恶。但当你去看杰克·伦敦的作品时，这种对立冲突反而增加了其人其作的魅力，它没有丝毫精神分裂感，反而显得活力充沛、精神畅旺。这一切源于他本人异乎寻常的真诚，要想准确把握他这个人、他的作品，就得牢记他的朋友的一句评语：“他是一个长得太大的孩子。”虽然几乎所有的论者都认为

他在思想上矛盾百出，自相冲突。但他自己却觉得这一切和谐自然，合乎他的“逻辑”。欧文·斯通在关于伦敦的传记《马背上的水手》中写道：“在辩论中，当他的对手用他自己的逻辑难住他时，杰克就仰起头来，发出带传染性的大笑。”

他心灵赤诚、口无遮拦，看到什么说什么，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这样社会现实矛盾全息地、真实地呈现于他的作品。再者，他活泼好动，喜欢在创作中作多方面的尝试。因此其作品自然呈现激烈冲突。结果他抱怨《马丁·伊登》是批判个人主义，批评家却读成了宣扬个人主义。《海狼》是批判超人哲学，批评家却认为他是在宣扬超人哲学。这里有他自己的一句话可以作为注解：“我可以站在任何一方。”

各种东西能庞杂地熔于一炉，正是美国文化的特点，而杰克·伦敦正是美国文化的这种化身。那么，这是不是说他的作品只是一锅大杂烩呢？当然不是，他有自己的主色调，有自己的根本观点，有他独到的人生哲学。杰克·伦敦认为艺术家的使命在于改造世界。他在《论作家的人生哲学》一文中说：“要作一个有独创性的人……逐渐地发展自己的独创性。直接从源泉汲取……从世界及其传统汲取为建立自己的人生哲学所必须的材料……人生哲学，这不是抽象的、脱离现实的，而是日常的、工作的人生哲学……他的创作看来是健康的、真实的、新鲜的，显露出世界期待听取的新东西。这是他个人的，而不是被重新安排好的，老早就被咀嚼过的、全世界都已知晓的真理……许多人把自己的哲学当做秘密的工具。他们借助哲学形成了思想、情节、性格，在完美的作品里，它渗透在各个方面，却不显露出来……”

伦敦的哲学思想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在《海狼》这部作品中，这一点体现得异常明显。以至于评论家都把目光集聚在小说的主要配角海狼身上，因为他集中体现了尼采的超人哲学，而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实际上也是小说的叙述者——凡·伟登，时常受到忽略。

在长篇小说《海狼》里，凡·伟登是一大笔财产的继承人，平时只有母亲、姐妹围着他打转，这和大观园里的贾宝玉很相像。他是一个著名评论家，一次海难中，他被猎海豹船的船长海狼救上船，开始接受“狼的教育”，他亲身经历了一场又一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死搏杀：全体船员对桅杆上命悬一线的新水手漠然视之、凡·伟登以磨刀对磨刀来维护尊严、深夜里船员们与海狼进行的生死搏斗、厨子拖在船后被鲨鱼咬掉一只脚、“海狼”兄弟间展开争霸战及船员之间的火拼、水手们与海洋大风暴一次又一次拼搏。在这种残暴的环境中，凡·伟登逐渐变得刚勇、坚韧、凶猛起来，再发展下去，他也会成为一匹残忍的海狼。希特勒时代德意志所推崇的，正是吞噬一切的“海狼”、“狼群”，“金发野兽”。在这里美利坚又与德意志划清了界线。一个人不光需要狼的教育，还需要“爱的教育”。天上掉下了一个林妹妹，海上也漂来了美谛小姐。她是凡·伟登心仪已久的女诗人，海难使她登上了海狼的船。她是一位爱心天使，拯救了凡·伟登即将泯灭的仁爱、正义、人道、宽容等天性。作为兽性的代表海狼企图“玷污”美谛，凡·伟登挺身而出，刚好海狼又犯头痛病（超人作为病态哲学的寓意），两人乘机乘小艇逃到一个荒岛上，艰苦地建筑起自己的小屋。此后重病缠身的海狼为众水手抛弃，随着破船漂流到荒岛上，凡·伟登决心修复破船，而已是弱者的海狼不断捣蛋破坏，在美谛的引领坚持下，凡·伟登没有杀死这个“坏蛋”，踢开这块“绊脚石”，而是宽容了这位危险的敌人、对头。在海狼和美谛的双重教育下，在野性和爱心的交互作用下，文弱书生——凡·伟登，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条拥有爱心的硬汉。

对于广大读者，这本书的确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它指出一个人在面对困难时应该勇敢承担，在面对弱小者时则应持有仁爱之心。如此，一个人才算是具有健全的人格。



目 录

1

第一章	坠入苦难的大海	1
第二章	救上夜叉号	9
第三章	海狼逼上来了	17
第四章	这里,绅士最低贱	29
第五章	拳头决定一切	35
第六章	命悬一线的考验	43
第七章	灿烂的热带之夜	56
第八章	抢钱,“合法”的抢钱	60
第九章	奋起吧,拿起匕首	68
第十章	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的自述	76
第十一章	生命值几个钱	83
第十二章	不服?揍,揍扁你	89
第十三章	仇恨在游荡	98



第十四章	海狼力搏群凶	103
第十五章	海狼哲学:活着就是战斗	111
第十六章	玩命,最带劲	117
第十七章	搏击风暴的快活	124
第十八章	漂来一个美女	137
第十九章	不碰你,让你完蛋	144
第二十章	今日相逢,一见钟情	151
第二十一章	弱者,成了鲨鱼的食饵	160
第二十二章	小姐!弱者要机灵	165
第二十三章	书呆子,恋爱了	169
第二十四章	我哥,割走了我的钱包	174
第二十五章	我要你的命	181
第二十六章	打不赢,就逃	193
第二十七章	在希望的大海上	206
第二十八章	我们要活下去	214
第二十九章	我们能活下去	221
第三十章	向自己的恐惧挑战	227
第三十一章	艰辛得来安乐窝	236
第三十二章	危险迎面而来了	240
第三十三章	强者也有无助时	248
第三十四章	我能,我俩能	254
第三十五章	尝试,再尝试,成功了	260
第三十六章	挺住就是胜利	267
第三十七章	实用的桅杆立起来了	277
第三十八章	爱,翱翔于一切之上	286
第三十九章	我们自己拯救了自己	290

第一章 坠入苦难的大海

从何说起呢？

很可笑，有时我把这一切都算在福罗沙的头上。他这人很怪，他有一座避暑小屋，建在磨坊山谷里，而这山谷总是荫蔽在泰马贝斯峰的阴影中，深冬寒月之时，他不是读尼采，就是看叔本华，这两人的书使他的脑子松弛下来，其它季节他从来不待在那里。酷暑来临，他反倒乐颠颠地在旧金山城中挥汗如雨、四处奔窜。如果不是我每个周末午后，总是去山里看他，并待到周一早晨，那么，我就不会在旧金山海湾中晃悠来晃悠去了。

记住，这是隆冬季节的一个早晨。

不过在我脚下晃悠的，是一只安全的船，马丁尼号可是新下水的渡轮，在索萨利托与旧金山之间航行还不过四五次。罩住整个海湾的浓雾很危险，但当时我这个“旱鸭子”，却完全懵懵懂懂。真的，我还记得，我惬意地走上前舱甲板，就在操舵室下面，找了个座位坐下，无边的浓雾令我遐思绵绵。清风徐来，我似乎遗世独立，飘飘欲仙——其实我明白就在我头上不远的地方，就有两个人，一个，我觉得是舵手，另一个，应

该是船长吧，他们在玻璃房里忙着。

还记得，我当时正冥思分工的好处。我不必研究雾岚、清风、潮汐、航海术，同样能渡海访友。我想，术业有专攻是对的。对于和我一样不了解海洋、航海术的大众，舵手和船长的专业经验就很实用。另一方面，我可以不必把精力消耗在学习各种杂事上，可以全神贯注在专业上。比如探讨爱伦·坡在美国文学史上的丰功伟绩——顺便提一下，这是我登载在本月《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鸿文。上船时，我走过客舱，看见一个壮硕的绅士，正全神贯注地在看《大西洋》月刊，而看的正是我的那篇大作。这又表明，是社会分工，是舵手与船长的专业经验，使得这位壮硕的绅士能在从索萨利托到旧金山的轮渡途中，阅读我关于爱伦·坡的专业见解。

砰的一声，把我从沉思中拖出来，一个红脸汉子，带上他身后的舱门，咚咚地走上甲板，不过我又想到了一篇妙文的题目：《洒脱一点吧——为艺术家一辩》。红脸汉子向操舵室瞟过一眼，瞪着四周的浓雾，咚咚地走过甲板，又走回来（他显然装着一双假腿），站在我身边，叉开两腿，一脸快活。我敢断定他是一个老水手。

“这样的烂天，真是要急白头哇！”他向操舵室上点了一下头。

“这有什么紧张的，”我回答，“像 ABC 一样简单。他们靠罗盘看方向，又知道距离和速度。我觉得和数学一样清晰，不会有意外。”

“不紧张！”他哼了哼鼻子，“像 ABC 一样简单！数学一样清晰！”

他似乎振作起来，身子向后一挺，瞪着我。“你知道奔出

金门的海潮是怎么回事？”他问，其实倒是在对我咆哮，“潮水退得多快呀！噢，流速多少？你听听吧，好吗？这是一个警标浮标，而我们快挨到它的头上。瞧，他们在转变航向呢！”

浓雾里传来阵阵钟声，简直就像丧钟。舵手慌忙转舵。仿佛就在正前方的钟声，现在已转到了船侧。我们船上的汽笛粗声粗气地嚎叫起来，时不时其他的汽笛声也从浓雾中传进来。

“小渡船，”红脸汉子说，指着右边的一种汽笛声，“在那一面！你听到没有？用口吹的。很像是平底帆船。船老大，可要当心。啊，当心。鬼门关就在眼前啦。”

那隐身的渡船，发出阵阵汽笛声，那只口吹的号角，慌乱地尖叫着。

“他们相互叫唤，怕出事。”火烧火燎的汽笛声一停，红脸汉又开口了。

他满脸红光，眼睛燃烧着火苗，讲解起各种各样的号角声。“向左边过去的是汽笛。你可听见，那小子嘴里含着一只青蛙呢——照我推想可能是一艘蒸汽帆船，正从湾头迎着潮水慢驶进来。”

前面不远，一只小汽笛尖利地狂叫，马丁尼号响起了铜锣声。推进器马上停了，起伏的水声静了下来。一会儿，才重新转动。在猛兽般的大汽笛的怒吼中，小汽笛像只尖叫的小蟋蟀，从船旁浓雾中蹦跳而过，飞速远去。我望着红脸汉，听他解释一番。

“这小蒸汽船浑身是胆，”他说，“我真想撞沉它，小混蛋！真是祸根。坏事做尽！不知是哪头蠢驴，爬上了这只船，从地狱里出来赶去吃早饭，一路乱叫，敲锣开道，要世上的人统统让路，因为他来了，而他又不会照顾自己！因为他来了！你就

不得不小心避开！人间的正义，正常的礼貌，他们就完全不懂！”

他的无名怒火让我很觉有趣，他气势汹汹地来回打转，我则在浓雾里沉思。雾啊——真是奇异，犹如无边无际的阴影，遮蔽着这旋转的山川大地。人们不过是星星点点的尘埃，为天主诅咒而服苦役，跨上木马和铁骑，背离神意，在“虚无”中胡乱摸索，疑虑和恐怖重压他们头上，他们忍不住狂叫起来。

红脸汉的声音再次把我从沉思中拽出来。我自以为悲悯大地，俯看尘世，实际上也是在胡乱摸索和盲目挣扎。“喂！有人正向我们驶来，”他说，“你听到没有？那船很快。正冲这儿来。我猜他还没听见我们。风头对着我们呢。”

清风迎面吹来，汽笛声听得很清楚，就在我们侧边前面一点。

“是渡船吗？”我问。

他点点头，接着说：“要不就不会这么慌慌忙忙了。”他短促地笑了一下，“上面的人可慌神呐。”

我向上看一眼，船长连头带肩伸到操舵室外面，全神贯注地瞪着浓雾，仿佛用意志就能洞穿那儿的秘密。他一脸紧张，和红脸汉一样，红脸汉已步履沉重地走到栏杆边，以同样的专注，盯着冲过来的隐患。

大祸从天而降。

浓雾猛地被劈开，冲出一个楔子似的蒸汽船头，两侧雾气滚滚，仿佛拖在鳄鱼嘴尖上的海藻。我看见操舵室和一个白胡子的人，支着手臂半身露在操舵室外。他一身蓝制服，居然显得那样整洁、沉静。此刻，这种沉静让人震撼。他听凭噩运和他携手并进，宁静地估量着这个撞击。他倚在那里，那安宁、

冥思的目光扫过我们，仿佛确定撞在哪儿正好，而我们的舵手正面色如土，怒吼道：“你干得太棒了！”

我回头一看，明白不会有答复了。

“快抓紧，千万别放手，”红脸汉向我大叫。接着他平静至极。“听女人叫吧。”他冷峻而又痛苦地说了一句，仿佛早已体验过了。

我来不及反应，两只船已相撞了。我们的船肯定被拦腰撞了一下，我还没看见什么，那条突如其来的蒸汽船又钻进浓雾里了。马丁尼号倾斜得很厉害，发出木料压裂、破碎的声音。我一下扑倒在湿冷的甲板上，还没有爬起身，女人们的号叫已此起彼伏。就是这叫声——我的灵魂都吓出了窍——我手足无措。我想起船舱里放着救生圈，但窜到舱口，一股人流涌了出来，我被冲到一边。之后的几分钟里发生了什么，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但我清楚地记得从架子上把救生圈拿下来，那个红脸汉把它们绑在一群乱叫的女人身上。这场景异常清晰，就像一幅油画。特别是现在想起来，真是一幅巨型油画——灰暗的浓雾，从船舱上锯齿般的裂缝里氤氲而出；铺着坐垫的座位上空空如也，四处扔弃着包裹、手提包、阳伞、披肩等；拜读我那篇文章的健壮绅士，穿上软木与帆布做成的救生衣，手里还捏着那本杂志，向我连问，是否有危险；红脸汉勇猛地移动假腿，将救生圈扣在跑来跑去的人们身上；最后是女人们的疯狂合唱。

正是女人们的“咏叹调”，使我的神经要崩溃掉。显然这尖嚎让红脸汉的神经也承受不住，我的脑海永远摇晃着一幅图景：那个壮硕的绅士将杂志塞入大衣袋里，呆望着。一群五彩斑斓的女人，一个个扯长惨白的脸，张着嘴，一声又一声尖嚎

从里面传出来，仿佛一支乱哄哄的合唱队。红脸汉满脸紫涨，双手举在头上，猛摔出几个轰雷般的大声：“住嘴，啊，住嘴！”

此情此景，使我忍不住狂笑起来，过了一会儿，我又突然慌张起来：这些女人都是我的同类，就像我的母亲、姐妹，她们不愿死去。她们的尖嚎真是杀猪一般，何其相似的情景，使我惊讶了。这些贤妻良母淑女，张大嘴巴，哀号着。她们要活下去，却得不到援助，像捕鼠夹子上的老鼠一样，她们吱吱叫着。

恐怖将我赶到甲板上。我难受得想吐，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看着眼前的一切，模模糊糊的。朦朦胧胧的人影四处奔窜、哀号，争着把救生艇放下去。真像是我在书本上看到的情境。绞辘卡住了，不能转动。有一只放下的小艇没有装上艇底的栓塞，挤满了女人、小孩，水涌了进来，船翻了。另一只的一头已经放下去，另一头却还挂在绞辘上，就这么丢在那里。闯祸的那只蒸汽船，连影子也不见了，虽然据说它肯定会放救生艇来救我们的。

我走到下一层的甲板上。马丁尼号在迅速下沉，水涌了上来。许多乘客想从船上跳下水去。在水里的却号叫着要重上船来。谁都不理睬他们。一阵惊呼，说是船马上要沉下去。恐怖包围了我，我随着人流跳出船，不清楚是如何冲进水下，但马上明白落水的人何以急于要回到船上去。水真冷——一直往心里钻。仿佛无数钢针扎满全身，又如烈焰焚身，痛入骨髓。这下可被死神揪紧了。四周的冰水让我透不过气来，向上浮去的救生圈开始把我往水面上带，肺里已吸满了水。嘴里满是咸腥，咽喉里、胸肺里，滚烫热辣，我感到窒息。终于浮上水面。

冷，受不了。我觉得不行了。人们在我身边的水里挣扎，打转。我听到他们相互呼喊。又听到打桨的声音。显然是那隐身的蒸汽船已放下了救生艇。

时间缓缓流过，我居然没死。冰凉的麻木从四面攻击我，向我的心脏挺进，准备在那里会师。两只脚已没有任何感觉。轻浪携着恶毒的泡沫，不断地冲到我的头上，呛入我的嘴里，让我够呛。

喧哗声渐渐地远去，但又远远地冲过来一大群哀嚎声，我明白马丁尼号已彻底沉下去。后来——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一惊，又醒了过来。现在真是遗世独立了。没有呼喊，没有悲嚎——浓雾中只有那阵阵空荡荡的浪涛声。人丛中的惊恐，大家可以休戚与共。而充当天海间一弃儿，对我来说则太可怕了。我流“浪”到何方？那个红脸汉说过潮水正退出金门，那么我不是要漂流到大洋里去吗？靠救生圈浮出去吗？这不是随时会粉碎的吗？据说救生圈是用纸与灯心草制成的，容易浸透而丧失浮力。我又不会游泳。显然我正在灰败、原始的浩淼之中“浮浪”着。我承认我慌了，也像女人们一样尖嚎了，用麻木的双手乱拍着水。

多少时间过去了，我一无所知，只记得那是一个绵绵的噩梦。再次苏醒过来，就像已过了好几个世纪；我看见，几乎就在头上，从浓雾里钻出一只船的船头，三条三角帆鼓胀着，猛烈地相互拍击着。船头飞溅起朵朵浪花，猎猎做声，我好像正挡在它的航道上。我拼命地叫喊，但发不出一声。船头破浪而来，并没有正冲着我，只是把水花溅满我的头上。然后长黑的船身就随之而过，近得我可以用手触到似的。我拼命游过去，发疯似的想用手指甲抓住船板，但是我的手臂重过千斤。我竭

力想叫喊，但发不出声音。

船尾一溜而过，在浪涛间溜了过去；我瞥见舵轮旁站着一个人，另外一个正享受着他的粗大雪茄。这人缓缓地转着头，目光朝我这边水上扫了过来，一股蓝烟从他嘴里冒了出来，遮住了他的脸。这是心不在焉的一瞥，是人们百无聊赖之时的偶然举动，人们活着，就得干点什么。

是生，还是死，我的生死就在那一瞥之中。他没看见我。

我眼睁睁地看见那船在浓雾中隐没，盯着舵轮边的那个人的背影，另一个却再次转过头来，缓缓地转过来，目光顺水面扫过来，漫不经心地望到了我。他脸上冷冰冰的，仿佛在沉思，我担心他的眼光即使扫到我身上，也视而不见。但双方的目光相触在一起了；他看见了我，他跳到舵轮旁，推开另一个人，一转又一转，一把又一把地将舵轮急转着，同时又大声发出什么命令。那船仿佛越出了原先的航道，马上钻入浓雾中，不见了。

我感到渐渐恍恍惚惚，但打起全部的精神，要把正从我身边升上来的、闷人的虚无和黑暗镇压下去。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了划桨声和一个人的呼唤声，越来越近。来到我身边，我听见他粗气粗声喝道：“真见鬼，为什么不喊一声？”我明白他在对我说话，随即，我沉入了虚无和黑暗的深渊。